



清歌引 著

在水之湄

一部创作灵感

来自于泰国电视连续剧《出逃的公主》的纯情小说

一部读罢

让人情不自禁潸然泪下的温暖之作

谨向泰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对本书出版给予的大力协助致以谢忱！

 上海远东出版社



在水之湄

清歌引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水之湄/清歌引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1

ISBN 978-7-5476-0385-7

I. ①在… II. ①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8596 号

策 划: 刘丽娟
责任编辑: 刘丽娟
封面设计: 张晶灵

在水之湄

著者: 清歌引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308 千字

印张: 15.75 插页 1

ISBN 978 - 7 - 5476 - 0385 - 7/I · 272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55

拥有自由而丰饶的灵魂

——《在水之湄》出版缘起

刘丽娟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认识了本书的作者清歌引。

知道她正在某著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知道她痴迷写作,勤于笔耕,写了不少长长短短的作品;知道她聪明感性,声音悦耳,曾在某电台做过节目主播……做文学编辑二十余年,清歌引身上的种种特质,与我结识结交的文学女性并无二致,然而听说她看了一部泰国电视连续剧《出逃的公主》,就写出了泱泱三十余万字的纯情小说《在水之湄》,让我着实吃惊不小,甚至觉得不可思议。

谈及文学,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读者,往往对欧美文学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关于泰国,每每晃动在公众面前的是令人向往的金色沙滩,旖旎风光;若论这个国度的文学、影视剧创作,就连我这个文学专业出身的人,也几近一无所知。而有人竟然受此启发,完成了一部原创作品。带着疑惑,带着不解,我一口气读完了《在水之湄》。

这委实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它不但极富创造性地延续并演绎了原作风情,更为可贵的是营造了一个独立成篇的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作品通过一个个独特的人物形象、一次次看似无法化解的矛盾冲突、一波波激荡心灵的情节设置,默默地阐释了一种生活理念,一种价值观,一种爱情观,一种道德观,即使对原剧剧情一无所知的读者,也丝毫不影响由这部作品所获得的精神感染和阅读快感。感慨过后,我决定力促此书的出版。

于是,2010年6月,我与泰王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取得了联系。他们与我有同感,表示愿为该书的出版和泰中两国的文化交流,做一些切实的努力和推动。

于是,2010年10月,该馆文化领事陈金盛先生携萧思思小姐为此事专程返泰国,拜会了泰国著名作家、《出逃的公主》的作者维蒙·西丽佩布夫人。

2011年1月,我应泰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之邀,前往领事馆具体商谈该书的出版事宜;2月,泰国文化领事陈金盛先生在泰文翻译韦丽娜小姐的陪同下,亲临我社,对一些相关事宜再次予以沟通。就此,该书的出版进入了正式的轨道。

值此《在水之湄》终将付梓之际,谨向曾为本书出版给予诚挚帮助与支持的泰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先生、前文化领事陈金盛先生及萧思思小姐、韦丽娜小姐等诸多泰方人士致以敬意和谢意。愿本书的出版,能为增进中泰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中泰两国的文化交流尽点绵薄之力。

我还要特别赞许本书的作者清歌引小姐,她对文学创作的执著、热情、忘我,自始至终一直深深感染着我。她行事的低调和对于名利的淡然,有如她的作品,同样让我感慨唏嘘。从她那里,我看到了文学出版纯净而蓬勃的新生力量,从而也坚定了一个文学出版人的信心。

前些时听说,她的两篇学术论文近期将在某重要核心期刊上发表,我由衷为她感到欣慰,祝愿清歌引“主业”、“副业”双双硕果累累,祝愿她一路走来时时不忘关照心底的那股激情的涌动。

毋庸讳言,在图书出版日益产业化、商业化的今天,历时一年多的《在水之湄》出版之路异常艰辛。然而,哪怕是在最为茫然的时刻,我们也从未想过放弃。我想,在物质世界之外,寻找一片诗意的天空,让自由而丰饶的灵魂能尽情翱翔,也许是令每个人神往的人生境界。

2011年9月8日

目录

拥有自由而丰饶的灵魂

——《在水之湄》出版缘起 刘丽娟 / 1

上卷 / 1

下卷 / 99

后记 清歌引 / 243

在水之湄

上卷

zai shui zhi mei

在水边
在秋草离离
花还绽放的水之湄
伫立在如织的苍茫中
伫立在远远的水的那一端
爱人
你还在那里等着我吗
.....

第一章

他觉得有一种令人炫目的光灼着他的眼睛，他想看一看那究竟是什么，可是双眼好像很沉重，突然一种令人撕裂的疼痛攫住了他，“哦”他不禁低低地叫了一声。“阿诺泰！”多么熟悉的声音，他觉得他的手被紧紧拉住了。他想回答，可是好像有千钧的东西压在他唇上，压着他的还有那一波一波的疼痛。他感觉正在坠入一个黑洞，黑洞的底部有一种莹白的光，他很希望接触到那光，可是坠落的速度很慢，他睁大眼睛想看清那白光，那光好像是一朵百合花发出的。他再看，光里分明还站着一个人，是一个女孩，手里拿着那朵百合花。那女孩迎向他，更近一点，他看见那女孩面庞如玫瑰花般娇艳，双唇微启，长睫毛的大眼睛像湖水般清澈，她在对他微笑，把手中的百合花伸向他。“是娜拉？”他的心在急速地跳着，娜拉为什么会在这里？他要快速地坠落，不要让她等太久，可是坠落的速度太慢了，他很着急，“娜拉，娜拉……”他一边呼唤着她一边伸出手臂，想拉住她……

因吞立刻起身关上房门，又回到床边，困窘地看了一眼军务大臣阿苏提。阿苏提并没有抬眼睛。“娜拉，娜拉……”这呼唤声既颤抖又急促，在午后寂静的阳光里，床上这个昏迷的人，轻轻的声音，像一把尖锐的小刀绞在人心上。阿苏提清清嗓子，坐直身体，自言自语说：“看来我们不能让第三个人来这里了，那拉其也不行。”因吞轻轻点一点头。房门被推开了，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人端着一钵蒸腾着热气的药走了进来。她俯身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年轻人，说：“他还在说胡话吗？”“是呀！”因吞接过药钵，把手边一块大大的纱布浸到药液中。“素纳，你一定要时刻注意这周围有没有可疑的人。”阿苏提说。“您放心，我会加小心的！”女人低声说。因吞把换下的染着鲜血的纱布交给女人，站起身说：“给您添了不少麻烦，今后我和我儿子会报答您的。”那女人看了看躺在床上的阿诺泰：“唉，您别客气了，当初是阿苏提大人在战场上救了我丈夫的命，您是大人的朋友，我这也算是报答阿苏提大人吧。”阿苏提回转身说：“因吞，我和素纳一家是好朋友，你不用想太多。只是……素纳，他已经昏迷五天了，这草药……”“您放心，我丈夫当初在战场上救治的很多重伤员都是用的这种药，这位少爷的伤情较重，昏迷几天是正常的，再过两天他就应该能醒来了。”女人微笑着说。

他感觉好像是睡了好久，这天晚上下了一阵急雨，还有隆隆的雷声。素纳来关窗子，回身蓦然看到灯影里，床上的年轻人大大地睁着眼睛，吓得她差点大叫起来。他慢慢地有点艰难地转过头，看到惊呆了的素纳，轻轻地说：“我是在哪里？”素纳这才回过神来，惊喜地叫着：“哎呀，少爷，您可算醒来了！”她高兴得不知所以，“您，您要不要吃点东西？我去准备。”她问。“不，我想知道我在哪里。”年轻人的声音虽然虚弱，但内里却

有一种格外坚定的东西。素纳把灯移近一点，看到一双深邃的眼睛，这无疑是个俊美的年轻人，伤痛使他饱满的面颊凹陷下去，眼睛却显得格外有神，她觉得这眼睛里仿佛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使他显得不同于一般的年轻人。她把灯放到桌上，垂手立在床边：“少爷，我叫素纳，是阿苏提大人和另外一位大人把您送来的。”那双眼睛惊异地望向她。她微笑了，说：“您中了枪，已经昏迷了好几天了。”“是您救了我？”年轻人挣扎着要起身，素纳忙走过去，按住他，这个年轻人让她有一种心疼的感觉。她笑着说：“您什么都不要说，我丈夫是阿苏提大人的朋友，您放心，这里一切都很安全。”她看到那双幽幽的深邃眼睛里有一种痛苦的光一闪，她不了解那是什么，接着眼睛就闭起来了。“您好好休息吧，有事就叫我，我就在您隔壁。”她说。“夫人，”她被叫住了，回转身她惊讶地看到这张苍白的脸上有泪光在闪。“夫人，谢谢您！”年轻人诚恳地说。她觉得自己的心痛了一下，这个年轻人虽然不知是什么来历，但是他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可以感染别人，作为一个母亲，她被触动了。她走过去为他盖好被子，慈爱地拍拍他：“孩子，好好睡吧，什么都别想，你要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年轻人轻轻点头。

窗外的雨声越来越大，雨点狠命地撞击着窗棂。在幽暗的灯影里，泪水不断地划过这张憔悴的脸庞，他极力压抑着自己不发出声音，也因此肩膀抽搐得很厉害。他把自己蜷缩成一团，他感到一种痛远远超过了他肉体的痛楚，他不知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地痛，他感觉自己的心被绞成了一团……

三月的夜晚，风都是微醺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合欢花的香气。有一段时间，娜拉的精神几乎是恍惚的，有时在后花园漫步时，好几次把路过的王宫侍卫官认作是阿诺泰，还有晚上的梦魇。“陛下，今晚好像会下雨，我看就不要去看阿诺泰大人了吧。”帕加说。娜拉轻轻拉开窗幔，月亮被厚厚的云层遮住了，但是还有些微的光。“不，帕加，我们不能分开，你不知道吗？”“陛下，阿诺泰大人已经去世了，您这样不顾惜自己去探望，会让死去的人担心的。”帕加急得涨红了脸。这几天，女王除开一刻不停地忙碌于公务，就是每晚必要她陪同去小岛上阿诺泰的墓前，几乎天要亮了才回宫。“陛下，您要想想，阿诺泰大人为什么死？不就是为了您和国家吗？可是您现在几乎每天都这样，不光从不让自己休息，而且，每晚都要冒这么大的危险去小岛，您要是有不测，阿诺泰大人的死岂不是冤枉？”娜拉回身，眼泪流满面颊，她拉住帕加：“帕加，阿诺泰在等我呢，我要去陪在他的身边。”好像是回应娜拉的话，不一会儿月亮就从云层里钻了出来，天空逐渐晴朗，连几片微云也都不见了，但通往后花园的路还是又湿又滑。娜拉小心地提着裙裾，帕加跟在她后面，手里拿着灯。看着月光里娜拉细弱的身影，帕加的心里一阵阵痛楚。长此下去，女王的身体就要被毁掉了，说不定会很快追随逝者了。“帕加，把灯举高点啊！”娜拉正在上船，她回头喊着帕加。

在这个微凉而湿润的三月的夜晚，夜露很重，帕加和娜拉的裙摆都湿透了。周围

一片寂静,连风吹过草地的声音也会使帕加感到害怕,现在只有她能守护年轻的女王了,因此她几天前曾说服娜拉从宫廷侍卫那里要来了一把手枪。现在,周围是茫茫的暗夜,只有风吹水浪的声音,和偶尔不知什么名字的鸟的呖语。娜拉是太累了,很快就躺在阿诺泰的墓旁熟睡了。帕加轻轻地把毯子给娜拉盖上,娜拉的手臂还搭在阿诺泰的墓碑上,此刻月光和星光已经在天空灿烂成一片了。帕加蹲下,仔细地看娜拉。月光下的娜拉更加苍白了,长长的睫毛还在微微地颤动,她的身体蜷在墓旁,小小的,看上去好像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阿诺泰!阿诺泰!你要有在天之灵,请不要让陛下再受折磨吧!”帕加望向天空,默默地在心里喊着。

第二章

阿诺泰放下肩上挑的水,弯下身准备劈柴,“少爷,你的伤刚刚好一些,怎么又偷偷地干这些活?”素纳一面说一面责怪地拿过他手里的木头。“我没事了。”阿诺泰笑着,手臂用力挥了一下给她看。素纳摇摇头,自从这个年轻人能下床了,他就尽力帮她干这干那,有时看着他就好像看着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

密密层层芭蕉叶后一个身影闪了一下,“谁?”素纳慌忙掩住阿诺泰。“是我!”因吞穿过种满芭蕉的小径走了过来。

坐在小溪旁,因吞看着渐渐康复起来的儿子,踌躇了一下说:“孩子,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的。”阿诺泰脸上的笑容渐渐凝住了。他别过头去,望着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小溪和时而跃出水面的鱼儿:“父亲,我的心里现在很澄明,也很安静。”他幽幽地说。“可是……”因吞拍拍阿诺泰的肩膀:“人生中我们总要面对一些事情,尽管它可能难以解决,也可能让我们不知所措,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孩子。”阿诺泰埋下头去:“父亲,我觉得对于我,活着可能比死亡更痛苦。”声音有一种轻微的颤抖。“我明白,孩子。但是既然命运决定让你活下去,你别无选择。”“我会考虑,父亲。”阿诺泰抬起头,望向远方,远方正有一群姑娘在水边洗衣,十六七岁的样子,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但是好像都在笑着,像夏日里盛开的花朵。他怔怔地看着,蓦地闭起眼睛,用力甩了甩头,然后回过头看着父亲。父亲看上去苍老了许多,他的白发在风中轻轻抖动着,眼睛里充满了担忧。阿诺泰的心抽搐了一下,“父亲,您愿意要我怎么做?”他问。“阿诺泰,我们走吧!”因吞握住阿诺泰的手臂。“去哪儿?”“去一个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阿诺泰猛地站起身,苏醒后那个晚上的痛楚又来了,他扶住近旁的一棵树。“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可是孩子,我想你也知道,你的永远消失是对她对耶所托最好的帮助。”因吞停了一下,儿子的背略略弯着,头低垂下去,一瞬间,他仿佛也感受到了那种痛苦,好像痛到了骨髓里一样。他不忍心再说什么,就这样沉默着。过了好久,他才听见儿子很轻地说:“是

的，父亲。”因吞叹了一口气望着儿子：“再过几天，阿苏提就会派车来把我们接走，他已经在远方为我们准备了一块地。”

阿苏提看着面庞渐渐红润的阿诺泰，满意地微笑着：“素纳，真该谢谢你，能把我们的英雄照顾得这么好。”素纳笑着看看阿诺泰：“这孩子体力很不错，要不也不会恢复得这么快。”阿苏提点点头：“阿诺泰，准备好了吗？我们后天出发？”“好的，大人。”他的手攥紧了一下。“那么我走了。”军务大臣站起身。“我送您。”阿诺泰说。

这晚的月光很亮，照着素纳家门前的小路，远山还是黑黢黢的，风里有一种甜蜜的香气。阿诺泰跟在阿苏提身后，他们一直沉默着。“她好吗？”突然阿诺泰问。阿苏提停住了，怔了一下，问：“谁？”又是沉默。“她……她……阿诺泰你和她没有任何关系了。”阿苏提望向阿诺泰。阿诺泰垂下头，低低地说：“是，大人。”阿苏提叹了一口气：“她和我们的国家都会感激你做的一切的，阿诺泰！”他停了一下，说：“到这里吧，不要送了，后天我不能来送行了。阿诺泰，我救了你的性命就不希望看到你再遇到不测。拉宁是个美丽的地方，忘掉这里的一切，娶一个好姑娘，过平凡又安宁的生活，这是对我最大的报答。”阿诺泰点点头：“我会记住您的话，大人。”“嗯。”阿苏提满意地微笑了一下，转身向前走去。

十月的夜晚已经有了些凉意，娜拉把披巾裹紧了一下，低头看着手里的文件。王太后轻轻走了进来，她站在阴影里静静地望着女儿，只不到半年的功夫，女儿好像一朵娇艳的玫瑰花在渐渐凋谢。她发现很久她不再戴花了，也不再做新衣裳，往往她来看望她的时候她都是在工作。她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她觉得快乐好像从女儿脸上消失了，有时她会怀疑是因为西提的缘故，可又很快否定了这种想法。有时她又会想到那个惹麻烦被处决的年轻司令官，但又觉得女儿不会如此荒唐。没有答案的担忧增加了她的痛苦，自从一个月之前女儿大病了一场之后，她就经常过来看望她。此时，她看着娜拉的头低低地垂着，半年之前那个柔弱的肩膀更加消瘦，她突然有了一点怀疑，是不是她错了？也许不该让女儿走上这条路……“母亲！”娜拉看到呆呆地站在灯影里的母亲，站起身。“娜拉，怎么还不休息呢？”王太后走过去轻抚着女儿的手臂，因为消瘦的缘故，娜拉的眼睛显得格外的大，有一种无辜和无助的神情。现在，每当这双大眼睛望向她时，她都会感到好像是小孩子的娜拉在向她求助。“娜拉，不要做了。”她不敢再看女儿，走到桌边，收起散放的文件。娜拉急忙拉住母亲的手臂：“母亲，这些文件还没有处理好，您不用担心我，我没关系的。”潘娜娘娘看着娜拉依然倔犟的目光中透出的虚弱和疲惫，她还是小孩子啊，王太后心疼地想。她握住女儿的手，拉她在沙发上坐下：“娜拉，该找一个能陪伴你一生的人了。”笑容在娜拉的脸上停留了片刻，她的大眼睛里凄惶的神色一闪，她立刻垂下睫毛，掩住了自己的眼睛。“怎么样啊，娜拉？”潘娜

娘娘看不清女儿的神情，着急地问。娜拉抬起眼睛，眼神澄澈又坦白，她轻松地笑了笑，好像母亲的那些想法只不过是小事一桩而且不合时宜：“母亲，现在的公务很忙，乾叻国又在边境增兵了，我现在怎么能考虑自己的事情呢？”潘娜娘娘惊讶又有点气恼：“可是，这不是天经地义要考虑的事情吗？”她皱着眉不解地望着娜拉。“等忙过这段时间吧。”娜拉站起来，背过身，走进灯的阴影里去。

母亲走了，外面下起了小雨。娜拉收拾起文件，头又开始微微发痛了。自从上一次大病了一场之后，她觉得自己现在很容易疲倦。她拉开床边的抽屉，拿出已经有些破碎的野花，她的手指轻抚过这些细碎的白色花朵：“阿诺泰，阿诺泰……”她喃喃地自语。

第三章

她感觉自己是被抱在了怀里，轻轻的像小婴儿般被摇晃着，有一双手在轻拍着她的背，她觉得全身舒服极了。她闭起眼睛，要是这样永远不停住就好了，她太累了。可是是谁呢？妈妈吗？她费力地睁开双眼，抬起头，却遇到了一双那么熟悉的深情的眼睛，她呆住了，只定定地望着这双眼睛，思想甚至连呼吸都停止了。“娜拉！”他轻唤着她，“娜拉！”他再唤她。她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摸他的面颊，摸他的眼睛，摸他的鼻子。她感觉到他的鼻息呼到她的脸上。“阿诺泰，阿诺泰……”她不停地叫着，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流。“阿诺泰！”她使尽全身的力气抱住他，头和身体紧紧和他贴在一起，好像想把自己整个人融进他的身体里去，“不要离开我，阿诺泰！”她喊着。他没有回答，眼睛里的笑意加深了。他抬起手，轻轻地为她擦去不断滚出的泪水，轻抚着她的头发，她的面颊。她拉住他的手：“不要离开我！”她在哀求。他俯下身，轻轻在她额头一吻，不似他们最后道别时那样有力又冰冷，娜拉觉得这吻就像风吹树叶一般轻。

一声清脆的枪响，她的怀中突然一片空虚，她跌倒在地上。“阿诺泰——”她焦急地呼喊，站起身四处找寻，可是除了遍野的在风中摇曳的白色野花，什么都没有。恐惧使她浑身发抖，她跑了起来，口中不停地喊着他的名字，她的脚步和她的声音一样停不下来，可是前方是漫无边际的野花，前方的前方还是遍地的野花，没有声音，只有她自己……她要一直这样跑下去，她不相信他就这么不见了，一定，她一定会找到他！

“陛下！陛下！”她被一阵猛烈的摇撼惊了一跳，睁开眼睛看见帕加正焦急地看着她。她愣住了，她还在急促地喘息。“陛下，您又做噩梦了。”“是吗？”她虚弱地坐起身，浑身上下已经被汗水湿透。帕加用一块浸湿了的帕子为她擦着汗。一缕微弱的阳光透过窗幔，照在娜拉的枕上。“我在跑，可是哪里也找不到。”娜拉自言自语。“您找什

么？”帕加问。娜拉坐起身，发现身边那朵野花已被揉成了碎屑。“已经有一个月没去了，帕加，我要去找他。”“您是说要去岛上吧？”帕加很怕她的精神又恍惚。“是。”娜拉低下头，长长的睫毛盖住了眼睛，帕加看不清她的表情。话到了嘴边，帕加却又不忍心说出来，几天前，娜拉也是这样要去岛上，却在后花园晕倒了，脚也被扭伤，结果就是王太后派来宫廷侍卫官每天每夜把守在娜拉的寝宫门口。帕加皱起眉头，把帕子在水里涮着，娜拉已经起身，她端详着帕加：“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我们半夜溜出去，你不介意往侍卫先生们的杯子里放一些安眠药吧？”娜拉被自己这个主意逗笑了，掩住嘴，看着帕加。帕加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这样活泼的神情，好久没有出现在娜拉脸上了，帕加不想打断它，让陛下快好起来吧！

天空本来有很好的月亮，可不知怎么突然下起了小雨。阿诺泰头枕着手臂，定定地看着天花板。时钟清脆地响了一下，一点钟了，他烦躁地坐起身，走到窗前。窗外的天空被云遮住了，雨中晃动着芭蕉的叶子，他的手臂撑住窗台，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回转身推开房门。

他在雨中跑着，十月的天气被雨水冲刷得很凉爽，他觉得心也跟着清凉起来。不知跑了多久，他依稀看见自己家竟然还亮着明亮的灯光，便一口气跑到门口，推开房门。因吞愣住了，浑身已经湿透的儿子正站在凉廊下对他微笑。“阿诺泰，你怎么……”他赶忙把儿子拉进来，“你就这样一直走来的？”他责怪地问。“是跑来的。”阿诺泰孩子似的笑着。因吞轻轻在儿子的背部打了一下：“明天就要走了，这么远的路，又下着雨，你不好好休息，跑来这里做什么？”“您也没睡吗？”阿诺泰问。“唉，老年人睡不了多少觉的。”因吞拿出干净的衣服递给儿子。阿诺泰并没有接父亲手中的衣服，而是看着父亲散放在桌上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是自己的，什么年龄的都有。“父亲，怎么想起翻出这些照片？”因吞走过来，微笑着拿起一张儿子便装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穿着白色的上衣，深色的长裤，那么开心地笑着。因吞抚摸着照片：“阿诺泰，你还记得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吗？”“记得。”阿诺泰微微出神地看着照片。因吞爱惜地看着照片上的儿子：“你照完这张照片，第二天军校就发榜了，你考了第一名。”因吞沉浸在回忆的喜悦中，不禁微笑起来。但是笑容很快在他的脸上凝住了，他吃惊地看到儿子微锁的眉头。“阿诺泰，你怎么了？你看我都糊涂了，来，快换下湿衣服。”因吞把衣服放到儿子面前。突然阿诺泰站起身：“父亲，今晚我要和它做最后的告别。”“阿诺泰？”因吞被儿子突然的举动惊住了，但他很快回过神来：“阿诺泰，你知道的，你不能再见她！儿子，你向来很理智，千万不要做傻事！”阿诺泰望着父亲，因吞感觉到儿子涨得红红的脸颊下那强抑着的情绪。阿诺泰有些艰难地开口说：“父亲，我不是要去见她，我知道，今生今世，我不可以再见到她。父亲，但是我一定要去小岛，如果今晚不去，恐怕以后都没有机会了！”他决然地转过身，向门口走去。“可是……”因吞紧追过去，把手放在儿子

紧握住门柄的手上：“孩子，外面下着雨，又这么黑，太危险了。”“我游泳过去。”阿诺泰拉开房门。“孩子，你的伤口还没有完全好……你……”阿诺泰回转身，因吞看到儿子眼里竟然闪烁着泪光，眼神好像燃烧着的火焰，因吞一时语塞。“对不起，父亲，我现在不想再违背我的心。”阿诺泰迅速转身跑进雨里，消失在黑暗中。

第四章

海水冰冷，当他纵身跃入水中，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伤口被海水浸着发出一阵刺痛，但是一会儿就麻木了。四周很黑也很静，他摸索着向前游。应该是这个方向，不会错！他为自己打气。好像是过了好久，当他的手触摸到湿滑的水草和泥土，他就把头探出水面。奇怪，雨不知何时停住了，月亮正从一片云背后游弋而出，一霎时，眼前的树，草，一切都明亮了起来。他抓住近旁的一段树桩，爬上岸。是吗？是这里吗？他拼命睁大眼睛看着。他绕着河岸慢慢地走，慢慢地辨认。终于他看见了那块岩石，高高的从土坡上伸出去的岩石。他走上去，水浪在脚下有些猛烈地拍击着河岸，飞溅起无数浪花。

他坐下，“娜拉，娜拉……”他情不自禁地低唤。他坐直了身体，把湿漉漉的衣服脱下来放在岩石上，然后躺下。月亮现在被一层薄晕罩住了，整个天空却很亮，星光亮成一团。“娜拉，我要走了。”阿诺泰把手放在头下，望着灿烂的星空，他的眼睛被星光弄花了，他不禁眯起眼睛，唇边浮上一丝笑意：“娜拉，你真耀眼啊，阿诺泰都不敢看娜拉了。”

他闭上眼睛，风微微地吹着，不同时期的娜拉浮现在脑海中：顽皮的冲着他笑的娜拉，爱娇的依偎在他怀中的娜拉，生气的拂袖而去的娜拉，做了错事不知所措的娜拉……想着，他不禁笑出声来。好可爱的娜拉！他一时恍惚，竟想伸出手臂抱抱她。可是哪里有呢？到处都是虚空。

他坐起身，长出了一口气，然后站起来，水面很亮，水浪一波一波涌向岸边。“娜拉，”他轻唤，又像自言自语，“娜拉，一定要幸福！娜拉！”眼泪涌了出来，他又虚弱地坐下，看着下面荡漾的水波，轻声说：“娜拉，阿诺泰不再见你是为了耶所托，也是为了你的幸福。娜拉，阿诺泰已经永远从你生命中消失了，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吧，娜拉。”停了一下，他又接着轻声自语：“认识了阿诺泰是娜拉不幸的开始，不同的两个世界把他们连接在一起，就是个错误。现在阿诺泰已经把你交还给你的世界了，娜拉你要相信命运，跟随命运，而不是抗拒它，这样才能幸福，你明白吗？”说完了这些话，阿诺泰感觉好像心上一块重压了他好久的东西变轻了，他长长出了一口气，星光映在他深潭一样的眼睛里，使他的双眼好像也发出了清冷的光。

阿诺泰慢慢地走着，记忆中的小溪，灌木，野花和结着野果子的高大树木，他都仔细地看过。他停在一株树前，从树上摘下一片叶子，拿在手里，那一支曲子好久没有吹了。他眼前又浮现出娜拉笨拙的学习用树叶吹曲子的样子，他微微笑了，把叶子放到唇边。突然，他看见这株树后，再几株树的后面，有微弱的火光在跳动。他下意识地把手身体躲在树后，可是没有动静，那火光没有动，却好像是越来越微弱了。这样的深夜，这里还会有人？他小心地轻轻向前走去，脚下的树叶发出的声响让他心惊，他忙停住脚步，没有声音，只有水波击岸的哗哗声。他的胆子大了一些，又轻轻地向前走去。

当他走到距离火光最近的一株树后，突然愣住了。这是一堆几乎已经要燃尽的篝火，两个女孩靠着一块石头紧闭着眼睛。不知为什么，他的心猛烈地跳动了几下。月亮又从云层后飘然而出，好像有一股力量推着他，让他恍恍惚惚地走向前去。月光明晃晃地直照下来，那不是什么石头，而是写着自己名字的墓碑。娜拉！像电光一闪，他疾走几步，竟然是——娜拉？他懵住了，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人。这不是记忆中的娜拉，她的脸庞在月光下苍白纤弱得可怜，湿漉漉的长卷散发乱地放在胸前，长长的睫毛轻轻抖动，失了血色的嘴唇在啜嚅着不知什么话。恍惚间他一条腿跪下来，机械地伸出手，去碰触她的面颊，她轻微地动了一下，他吃了一惊，忙缩回手臂。过了一会儿，他又伸出手，下意识地触碰她的手臂，她翻转了一下身体。一下子，他仍难以相信眼前的一切，许多思绪好像纠结在一起，乱乱地在头脑中闪过。怎么会？……娜拉……不！那种揪心的痛楚又来了。“娜拉！”不由自主地，他喉咙里竟低低地喊出她的名字。“阿诺泰！”同样低低的喊声。阿诺泰抬起双眼，看到帕加正瞪大着眼睛定定地看着他。两人一时都愣住了。这样对望了几秒钟，阿诺泰猛然站起身，跌跌撞撞地向树林中跑去。帕加的头脑里一片空白，她下意识地追了过去，可是月亮又被云层遮住了，到处是模糊的暗影。“阿诺泰大人！”她轻喊，只有水声和风吹草的声音。“阿诺泰大人！”她又喊，可是令她绝望的是依旧没有一点回声。意识又回来了，她突然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双腿抖得站立不稳，一下跌坐在地上。定了定神，她鼓起全部勇气朝着黑暗说：“阿诺泰大人，是您回来了吧？”有一种奇怪的脚步声。她吓得睁大了眼睛，声音又没有了。她害怕极了，低低地哭喊着：“阿诺泰大人，您知不知道陛下她一直思念着您，自从您走后她总是整夜都守在这里，您看她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呀……”她啜泣着，语无伦次地说，“您要是在天有灵，就不要让她再受折磨吧……阿诺泰大人您听见了吗，您不希望陛下就这样追您而去吧，阿诺泰大人！”她就这样哭喊着，觉得恐惧好像在一点点退去，天边也有了一丝微红，天要亮了。她大着胆子站起身，向丛林更密处走去，“咚”的一声，不远处有落水的声音，帕加紧走两步，走上一块高高的光滑的岩石。水面很平静，在越来越亮的霞光的映衬下，湖水泛着微红的光波，在水天相接处，太阳正慢慢升出水面。帕加怔在那里。“帕加，帕加你在哪里？”远处传来娜拉的喊声，她慌忙提起裙裾转身向回走，蓦地她发现有一堆衣服散乱地放在岩石上，她疑惑地走近一看，是男人

的衣服!“阿诺泰?”她呆呆地看着这衣服。

“帕加——帕加——”又传来娜拉急切的呼唤。“来了!”帕加一面高声回答,一面急速跑下岩石,重重的绿树后,娜拉正在等她。

第五章

阿诺泰躺在床上,刚才的情景一遍又一遍映现在他的脑海中。他猛地坐起,突然感觉到伤口一阵疼痛,他低头看看胸前,发现前襟已是红红的一片,不知道什么时候伤口出血了。一阵敲门声,因吞走了进来,看到阿诺泰胸前的鲜血,吓了一跳,忙走过去:“孩子,怎么又会流血?”“没事的,父亲。”因吞解开儿子的上衣,发现已经基本愈合的伤口,不断渗出殷红的血来。“阿诺泰,你这样叫我怎么能放心!”他有些激动。

因吞昨晚一夜都没有合眼,雨停了他就坐在码头上等待儿子。在映着晨曦的水波的微光中,他看到阿诺泰游了过来,他惊喜地站起身:“感谢仁慈的神!”他充满感激地望向天空。他跑过去,向儿子伸出手,不知是水的浸泡还是什么缘故,阿诺泰的面庞格外苍白,水珠从他身上滴滴答答地流淌下来。“阿诺泰,”他叫着儿子,可是阿诺泰像根本没有听见,径直向家走去。“阿诺泰,你还好吧?”因吞紧跟在他后面,他心疼地看到,儿子有些消瘦的臂膀上,有一道道被划伤的痕迹。他后悔没有拉住儿子,他应该想到,岛上有很多带刺的灌木,即使是河岸上也可能会有尖利的石子。他走过去握住儿子的手臂:“阿诺泰,去休息一下吧。”他看到儿子的脸色依然苍白得可怕,原本红润的嘴唇也失去了血色,以前即使再长时间的游泳,儿子上岸后,脸色马上就能恢复红润和光泽。更令他担心的还有儿子的神情,那张年轻俊美的脸庞木然没有表情,嘴唇紧闭着,双眼定定地看着前方。“阿诺泰,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因吞感到自己的心跳加快了。没有回答,阿诺泰关上了卧室的门。

整整一个上午,因吞都坐在客厅里,望着卧室的方向。里面没有任何动静,可能是儿子太劳累了吧,他这样对自己说,可是他并不能使自己相信。

他为儿子包好了伤口:“阿诺泰,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小心地问。“父亲,”阿诺泰望向他,眼里有一种决然的神情,“父亲,我不能走!”因吞愣住了:“儿子……”阿诺泰咽动了一下喉咙,咽下强烈的酸楚:“父亲,我不能抛下她不管!”“你……”阿诺泰背过身去走向窗边:“我见到她了,父亲,昨晚。”他的声音很轻但是很清晰。因吞惊呆了:“你是说,陛下……”“是,父亲,她几乎每晚都去的!”阿诺泰回转身,直视着父亲,因为压抑的情绪,他的脸颊有不易觉察的颤抖。因吞坐下,一时间他无法思想。“你决定……”他茫然地看着儿子,阿诺泰用力地点了点头。因吞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着,他得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仔细想一想。突然他站住了,看着儿子坚决的神情:“那